

亦
舒
新
经
典

点旧一点新

从跟随舒宜走过的旅途，不知不觉，代入她的生活里，
从那时起，她像进入了舒宜的身份，努力追随舒宜，正要做什么时候……

亦舒

著



新世界出版社



追赶周妙宜走过的轨迹 不知不觉 代入她的生活里
从学生 心理病人 到浪迹天涯的游人
裂那间 她像是代入了妙宜的身份 努力做周妙宜
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世界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6-484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点旧一点新/亦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6.9
(亦舒新经典)

ISBN 7-80187-934-1

I. 一...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2256 号

一点旧一点新

策划:红书坊工作室

作者:亦舒

特约编辑:丁丽艳

责任编辑:刘春梅 李 林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880mm × 1230mm 32 开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934-1/I · 297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亦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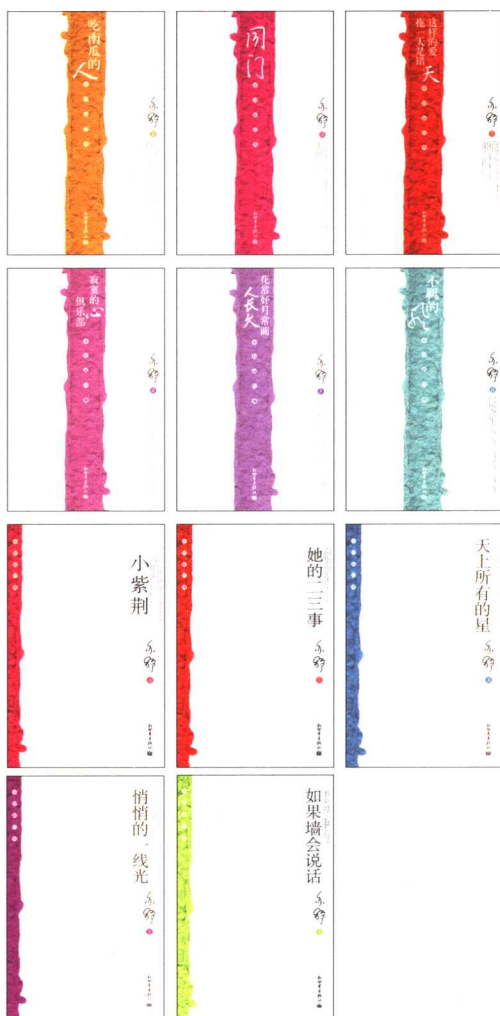
生于上海。

曾在《明报》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和编辑。

后赴英国留学，任职酒店公关部。

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七年后辞职。

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并移居加拿大。



丛书策划：红书坊工作室

特约编辑：丁丽艳

责任编辑：刘春梅 李 林

封面插图：门乃婷

装帧设计：奇文雲海

qwyh_cn@yahoo.com.c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一座美奂美轮的商场，正面向南的三层楼高琉璃瓦墙壁有一道人工瀑布，轻轻流下，阳光自圆拱型天窗过滤，落在中央茶座上。

衣着整齐的男女正在用下午茶，享受闲情，对四周围柜窗里的最新时装评头品足。

三层高的商场围绕茶座及瀑布建成，游客倚着栏杆往下看，可以看到地下一桌桌茶客。

这一个下午，同其他的下午完全一样，有人轻轻咳嗽，有人咕咕笑，也有人伸懒腰。

忽然之间，所有的茶客游人店员都听到轰隆一声，大家愕然，不知所措，电光火石间，从玻璃天窗上一大团东西落到地上，嘭地发出巨响，天顶的强化玻璃被穿了一个大洞，弹子大小的碎片纷纷落下，击中茶客。



有一位女士捧着头尖叫起来，她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又一声，全身簌簌发抖。

原来，那件物体自天窗坠下，就跌落在她身边，溅出来的鲜血，飞溅到女士杏色名贵套装上。

保安人员纷纷赶至。

有人立刻报警。

茶客立刻被疏散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警务人员已经赶到现场。

督察是黄江安，他走近一看。

“我的天。”他喃喃说。

经验老到的他立刻抬起头，玻璃天窗上穿出了一个洞，这种装甲玻璃非常坚固，显然重物由极高处坠下，那巨大冲力才能造成如此破坏。

躺在地上，扭曲了四肢的，是一个年轻女子。

一看已知道没有生命迹象。

法医蹲下检查。

这时，商场三层楼的围栏边都有好奇的观众张望，有人还在拍照，呵，记者也来了。

法医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拨开死者头发，黄督察看到了一张极为秀丽的面孔，奇怪，全身骨骼都似折断，像一具断线木偶，可是她的脸却丝毫没有受损，十分平静，阖着眼，像是终于得到安息。

黄督察吩咐手下几句。



他的助手赶着来了。

现场很快清理妥当，骤眼看，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茶座仍然空着。

黄的助手回来报告。

“你猜得不错，是自附近顺均大厦顶楼坠下。”

“顺均大厦内有许多政府部门，保安严密，她怎样可以直上天台？”

“门锁已被破坏。”

“我去看一看。”

黄自云高风劲的三十六楼往下看，双腿有点发软。

“督察，在这里拾到她的手袋，里边有身份证明文件。”

一只小小蓝色手袋已被放进塑料袋里。

黄江安想一想：“通知关遂心督察。”

“知道。”

这时，关遂心正在顺均大厦的办公室看一份报告，助手敲门进来，打断她思维，向她报告。

“什么？”她讶异，“自我们这里跃下？”

“正是，黄江安督察请你去那边一次。”

助手是妙龄少女，说到这里，吐吐舌头。

关遂心看她一眼：“到头，人人都得去那个地方。”

助手抗议：“关小姐。”

“这是事实，你不一定去巴黎，或是巴哈巴群岛，但是你会到那里去。”





助手立刻逃出去。

关遂心前去与黄江安会合。

“遂心，你一向出名细心，故此麻烦你。”

“她是什么人？”

“又被你猜到了，什么都瞒不过你的法眼，那女子是殷商周新民的
女儿周妙宜，上头立刻有压力下来。”

“周新民好像是位慈善家。”

“且同我们署长有点姻亲关系。”

关遂心问：“你看是件什么案子？”

“简单的跳楼自杀案。”

“为什么？”

“你看法不同？”

“我不知道，让我们去探访周妙宜。”

“遂心，我不去了。”

“你也怕？”

“不是，我已经看过，我助手叶咏思会陪你。”

关遂心笑了。

她问咏思：“周氏夫妇来过没有？”

“来过了，确认无误，十分伤心。”

“周妙宜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年轻貌美，二十一岁，性格沉静，还差一年便可在国际大学美术
系毕业。”



“无理由自杀。”

“正确。”

“让我们去看看她。”

叶咏思忽然问：“关小姐，我们这份工作可算是厌恶性行业？”

关遂心笑笑：“你怎会这样想？”

遂心进入冷气房。

她仔仔细细检查。

然后，她看到那只小小的浅蓝色绢制手袋。

叶咏思说：“关小姐，你来看，很奇怪，她腿上有一只老式花边箍袜带。”

遂心不出声。

“粉红色套装则是簇新的香奈儿，很名贵。”

遂心说：“耳环只剩一只，另外一只呢？”

“堕楼时飞出去，至今寻不着。”

“耳环式样同套装丝毫不配，且是假珠子。”

“这身打扮，好似有点怪，你说是不是？”

遂心沉吟：“something old，那是袜箍，something new，她的套装，something borrowed，那该是耳环，something blue，是这只手袋。”

“关小姐，”叶咏思吃惊，“你是说——”

“是，周妙宜十分洋化，她相信女子结婚那日，身上衣着需要有一点旧一点新，一点借来一点蓝色。”





“她打算今日结婚？”

“我相信是。通知黄督察，顺均大厦内有婚姻注册处，你，到香奈儿店里去查一查，粉红色套装几时售出，还有，把解剖结果尽快通知我，这可能不是一桩自杀案。”

“是，关小姐。”

关遂心脱下白袍手套。

但是她知道，全身消毒药水气味，挥之不去，需要回家好好洗刷。

第二天，黄督察坐在她对面，用手支着头。

“她的家人不知道她有结婚对象，说她并无亲密男友。”

遂心不出声。

这有什么稀奇，所有父母对于超过十五岁子女的事都知道得极少。

“她是一名内向的女孩子。”

“检验报告出来没有？”

“出来了，她已怀孕七周。”

关遂心叹口气。

“也可能是畏羞自杀吧。”

“我想不是。”

“婚姻注册处并无周妙宜登记。”

“嗯。”

“时装店说周妙宜欢天喜地试穿套装，并且买了同色皮鞋，可是却故意挑了完全不相衬的蓝色手袋。”

“嗯，耳环借自何人？”



“她的阿姨承认，周妙宜在上星期天上她家去，有向她借一副耳环。”

“她有无透露任何计划？”

“没有。”

“这个男人是谁？”

黄督察忽然说：“肯定是一个男人。”

关遂心笑了。

“遂心，把你转到文职，真是可惜。”

“我仍然可以帮忙。”

“遂心，你是指，有人推周妙宜落楼？”

“我没有说过。”

“那人丧尽天良，狼心狗肺。”他狠狠咒骂。

“黄，派人到大学研究一下。”

“我知道。”

“同学们也许知道她的爱侣是什么人？”

“那还算是爱人？”

“也许，那人并非凶手。”

关遂心到大厦天台去。

电梯不能到达，从楼梯天井走上去，可达顶楼。

本来很少人用楼梯，去年开始，一些雇主鼓励员工注意健康，多做运动，集资把阴暗的梯间装修，墙上挂着漫画及格言，希望吸引工作人员多走楼梯，当做运动，扬言一年可减十磅体重。身体好了，请





病假的人少一点，得益的始终是雇主。

坏就是坏在这里，楼梯多人用，顶楼的锁竟遭到破坏。

今日，锁已经换过，且加上监察电视。

管理人员替她开了锁，亦步亦趋跟着她。

天台打扫得很干净，有几只台面大的电视天线。

遂心走到围栏边往下看。

一只鹰呼啸而过，翼尖几乎拍到遂心面孔，遂心一惊，往后退一步。

那管理员扶住她：“小心！”

小心。

女子处世，真需小心。

遂心往下看，呵，商场的天窗玻璃已经修补妥当。

一切了无痕迹。

遂心只得回到办公室。

她找到了顺均大厦以及商场的正确位置。

在互联网上，她请教专家，自顺均大厦顶楼堕下，跌进商场天窗机会是多少，能否从此计算出，当事人可是被人掷下。

答案很快自世界各地传来。

详细地计算了力学、抛物线，并且询问了当日天气。

在一个劲风的晴天，自三十六楼跃下，跌进天窗的机会，最多只有百分之十二，因为冲力速度惊人，由人推跌或是自动跃下无甚分别。

这时，她上司进来了。

遂心陪笑，站起。



“遂心，看你，如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蠢蠢欲动。”

遂心笑：“我没有本事。”

“调你来这里，是叫你面壁思过，今日期满，你可以走了。”

什么？

“调你回去行动组。”

遂心开心得笑出来。

“你随时可以走。”

“是。”

“遂心，这次你要小心。”

今日一连有两个人叫她小心。

“上次，为着一时仁慈，犹疑用枪，差点累伙伴丧命，这个教训，可别忘记。”

遂心的声音低下去：“是。”

“你是去协助周妙宜堕楼案。”

“我知道，是与黄江安合作吗？”

“是，你向巢剑飞总督察报到，黄亦是他手下。”

“是。”

那一个晚上，遂心忽然失眠。

她开亮一盏小灯读小说，可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一年前，与伙计出差埋伏走私货车，月黑风高的晚上，整组人在郊外公路上静候。

忽然听见幼儿呜咽声，只见一个少妇拖着两个孩子出现，当时有





人警惕地说：“有可疑。”但是关遂心大意，她看到幼儿头脸有血污，忍不住现身。

就在那时，枪声响起。

他们来埋伏，结果中了埋伏。

那妇人有一双绿油油眼睛，把掳来的小孩拉在身前挡住子弹，遂心左臂中枪，同伴大腿动脉爆裂，失血过多险些丧命。

内部调查，认为关遂心应当检讨行为。

她在资料组守了一年。

放大假一般，每日十时许上班，准六时下班，周末练枪，以免技能生疏，心灰之余，也想辞职。

可是忽然又升她一级，因工受伤，加以褒奖，以免影响整体士气。

同伴苦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她倒是不怪遂心，但是她的丈夫及儿子，却持相反态度，从此不与遂心来往。

天蒙蒙亮。

遂心梳洗出门。

到了总部才早上八时，可是秘书满面笑容迎出来：“关小姐，请跟我进来。”

推开门，一个年轻人站起伸手：“我是巢剑飞。”

一看就知道英俊高大的他是个混血儿。

混血儿都有点古怪，有些巴不得人人都知道他西洋血液，有些却情愿做一个华人，一字不提另一半血统。

遂心不知道巢君是哪种人。

一坐下来，他就进入情况。

不寒暄，不问候，一句废话也无，但是语言却相当亲切：“听你的推测，周妙宜那日正准备与一名男子会合去注册结婚。”

“我的确那样想。”

“线索，应该可以在大学找到。”

“是。”

“那么，你到大学去一趟吧。”

“我也有此打算。”

巢剑飞很高兴：“大家有共识最好，不过，你从前读的是文学，今日却要插班进美术系。”

遂心怔住，什么？

“我已同大学联络好，关遂心，劳驾你了。”

遂心啼笑皆非，下次查欢场女子遇害，岂不是要她做舞女？

她立刻反对：“不不，我年纪已大，不能卧底做女学生。”

巢剑飞凝视她清纯的脸容：“大家都认为你是最理想人选。”

“我又老又胖——”

“关遂心，”他又一次连名带姓叫她，“不要推搪，这是命令。”

完全出乎遂心意料，她觉得这是一个陷阱。

警队不再需要她，找个藉口把她扔出去，她大可在大学修毕博士。她非常颓丧。

这时，巢剑飞笑说：“我要开会，失陪了。”



遂心气结，正想离开总部永不回头。

但是黄江安走来：“遂心，你好，一起喝杯咖啡。”

遂心诉苦：“叫我扮女学生呢。”

“舍你还有谁，深入调查，及早破案，将人狼绳之于法。”

遂心不出声。

黄江安又说：“除了身段太好，一切都像个标准女学生。”

遂心怒目相视：“小心我切下你的头颅，一脚踢落太平洋。”

身段太好，可以穿大球衣大衬衫，遂心不担心这点。

“怎样联络？”

“替你安排宿舍，电话传真电邮什么都有。”

“我不住宿舍。”遂心叫苦，“只有一间房间，我的杂物多得无处放。”

“遂心，一切都属暂时性，也许三天就破案。”

“除非随便抓一个人来屈打成招。”

“这是你将功赎罪的机会。”

遂心看着窗外：“我不一定留恋警队。”

“你也不想在这个不得意的时候离去。”

他很了解她。

“要走，立了功再走。”

“几时出发？”

“随你。”

“为什么要这样大阵仗，派一名督察到大学查案？”

黄江安答：“人命关天。”

